

多话
多事看图
点题收集
推荐大江健三郎
来了

9月8日至15日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北京、南京等地进行友好访问,这是他第五次访问中国,主要是为了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《别了,我的书!》,这是他2005年底才完成的新作,此次是首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出版。据说有可能成为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。大江健三郎此行表现出了浓重的鲁迅情结,目前安排的三次演讲都以鲁迅为题。

影迷的电影博客
互联网库http://www.
movblogs.com/

网站的说明是:“在尘世间,有一群人如此专注于电影……”这确实是由一群电影狂热爱好者开通的关于电影的网站。主力成员包括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赖着不死、南京的电影爱好者 magasa、旅法青年学者大旗虎皮、香港专业影评人罗展凤等。包括影事资讯、影人访谈、影片评论、影史纵横、影迷交流几大板块。链接了不少专业影评人和电影爱好者的博客,网站链接都是国外关于电影的主题网站,有按照韩国、英国、东欧等分类的专业小网站,有专门给电影穿帮找茬的异类网站,还有关于淘碟、剧本、国外电影研究机构、产业、媒体、导演、电影技术等网站。它的国际和高端的视野都注定它已不仅仅是一群影迷的网上圈子,更是有专业精神的电影网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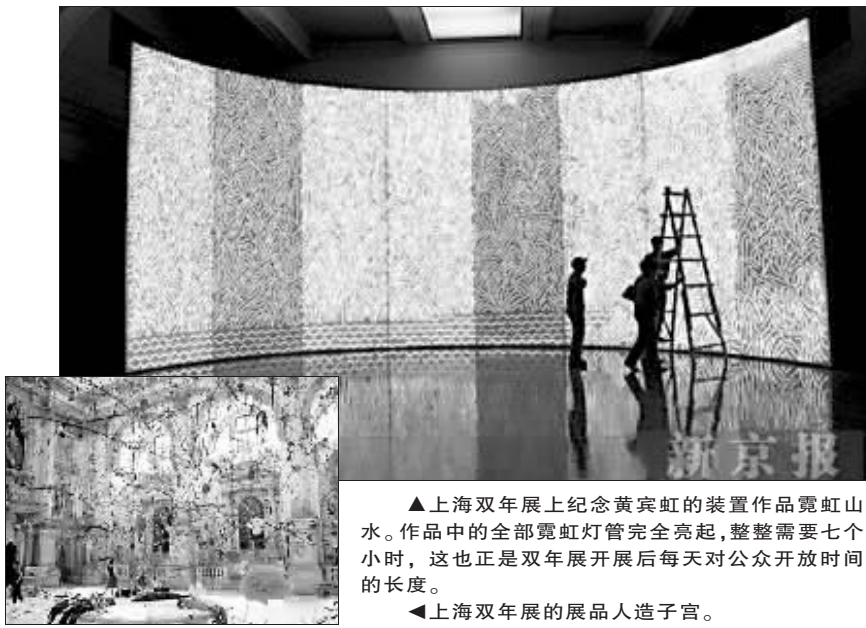
达·芬奇失踪
名画的“复活”

堪称与《蒙娜丽莎》齐名的达·芬奇代表作《安吉亚里之战》已失踪了400余年。继科学家证实该画确实藏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墙壁里面之后,现在意大利新政府又给予强大的支持,成立特别委员会来挖掘。1503年,达·芬奇受命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创作壁画《安吉亚里之战》,这幅画因为对战争中人性暴力的描写而获美誉。可惜在16世纪60年代,文艺复兴艺术家瓦萨里受命重新装饰市政大厅,人们认为,他把达·芬奇尚未完成的《安吉亚里之战》全部抹白了再盖上新画《卡辛那之战》。艺术史学家塞拉西尼利用高科技手段,证实了在《卡辛那之战》的一行字迹“寻找,你就会发现”背后,有一个空穴,里面有一个可能长达1英尺的空间,他认为,其中隐藏着《安吉亚里之战》。这个发现引起了世界轰动。

艺术狂欢与网络力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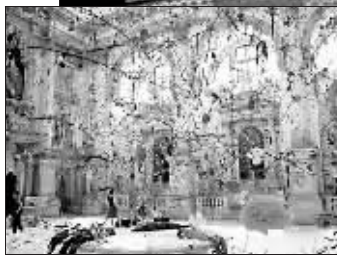
本周是属于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。随着上海2006年双年展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相继开幕,一场场的艺术狂欢也拉开了帷幕。

艺术总是源于生活,9·11转眼就五周年了,它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,而这都是需要敏感的艺术家用们记录的。好莱坞新电影《世贸中心》超越政治充满感情地回忆了那些时刻,中国摄影师王瑶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后911时代的美国人,从她的摄影集里,也许美国人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。而在艺术的欢宴以外,网络一如往常地喧嚣,网民舆论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生活。



▲上海双年展上纪念黄宾虹的装置作品霓虹山水。作品中的全部霓虹灯管完全亮起,整整需要七个小时,这也正是双年展开展后每天对公众开放时间的长度。

▲上海双年展的展品人造子宫。



“网络暴民”:一个敏感而暴躁的群体

哲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有一个著名的“乌合之众”理论,在他看来,作为“乌合之众”的群体有如下特征:一、成员具有一种“道德上的正义感”;二、对于给定的信息,他们要么全盘接受,要么全部不接受。他们不依靠理性的判断,而是以情绪上的反应为基础;三、群体成员具有从众心理。号称对孟广美的百万网民声讨,刚好符合上述特征。

近年来已经发生过若

干起类似事件,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个被称为“网络暴民”的群体,是不是一旦出现任何他们认为属于冒犯的事件,便拍案而起,熟练地运用网络这一工具,展示他们的力量。我想,根源在于群体具备“正义感”和有力感。

毫无疑问,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无力的。但他们确信一点,当大家聚集起来,就变得不可战胜,胜利始终是属

于人数多的那个群体的。

人多当然不能等于正确,否则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相对论时,据说全球只有三个半人能懂,那么我们还有希望见识到相对论吗?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坚信自己是正义的,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对群体来说,恐怕也是这样。

——眼色楼主

最近台湾艺人孟广美,因在一档综艺节目

中招致网友愤怒声讨。据爱国人士称,孟广美涉嫌“侮辱内地”,因此短时间内,便聚集了号称百万名爱国人士,共同声讨孟广美。也有网友下载了孟广美的那两期节目仔细观看,结果发现没有必要如此大张挞伐,由此得出网络暴民的基本逻辑能力值得怀疑的结论,认为要找出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,比找出百万名逻辑不清的人要难。群体真的多是乌合之众吗?

什么是网络暴民

在说“网络暴民”之前,我觉得有必要先讲一下什么叫“网络文盲”。互联网发展到今天,已经成为我们每日的面条和豆浆。很不幸的是,有一小部分媒体人员也随之而来。这帮人经常发明创造一些词汇,来定义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网络现象。这种人,就叫“网络文盲”。网络文盲在“白韩之战”结束后不久,就推出了“网络暴民”这一新概念。在他们的理解里,凡是去白、韩、高、陆等人BLOG里留言,进行辱骂、挖苦、讽刺的网

友,由于人数众多,言辞粗暴,就是所谓“网络暴民”。

单从网络的角度上说,“网络文盲”们连什么叫“网络暴力”都不知道。暴力如果没有对现实造成实质性的威胁,那就不是暴力。如果我们用分布式攻击,令到报社网站服务器崩溃;如果我们用木马盗得记者银行账号,公布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和稿费……那么,这才叫“网络暴力”。而在网络上集体对某人某种行为表示不满,绝大多数人都采取了言论的方式。因

此,把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行为单列为“网络暴力”,把这种发言人单列为“网络暴民”,这不是极端的无耻无知,那就是极度的无耻。

当然,存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“网络暴民”?有,虽然数量极少。所谓“网络暴民”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:1、怀有主观上的恶意。2、谋求网络问题的现实解决。3、煽动和纠集人群,有精心的策划和良好的组织。以上三点都具备,那么也就形成了真正意思上的“网络暴民”。除此以外,不存在任何其

他形式“网络暴力”。

——和菜头

这是作者在博客上回答网友关于“网络暴民”困惑的信。在他看来,“网络暴民”是一小部分媒体扣在网民和网络言论自由上的一顶帽子,而且因为媒体有话语权的优势,网民无法反击。关于“网络暴民”的名实之争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还在持续,不管结论如何,网络舆论的力量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,网络正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。

“骂人的话”能否收进辞书?

《杂文报》近期发表署名“池墨”的文章,针对某小学生字典将“鸡”解释成妓女提出异议。笔者也认为一本专供小学生使用的字典收进“鸡”的“妓女”义项是不妥的,因为未成年特别是小学生,心智发育还不成熟,他们最应该接受的是汉语基本概念和常用用法,而应避免由于好奇而过早地接受成年人可以接受的复杂概念,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。在这一点上笔者与池墨先生是一致的。

但池文并没有针对未成年

人思想道德教育这个特定范围,而是认为“鸡”的这一用法是“骂人的话”,因而收进工具书是极其不严肃的。“骂人的话”能否收进辞书?有一定文化的人都知道,在古汉语中有一个常见的“竖子”叫“竖子”。高中语文第二册《鸿门宴》有一句“竖子不足与谋”,课文的注释是:“竖子”骂人的话,相当于“小子”。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也收进了这个词条。“破鞋”(指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)更是“庸俗不堪”的骂人的话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进了。现

在我们不争论这一冠词的是否合理,而只是争论这一类“庸俗不堪”的“骂人的话”可不可以收进工具书。

“骂人的话”也好,表示消极意义的其他词语也好,只要它的使用范围不限于特定的人群,一样可以收进工具书。不能设想,我们的辞书只收正面的、“好”的词语,而不收负面的、“坏”的词语。语言总是丰富多彩的。我甚至认为,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,专门编一部《骂语辞典》也无不可。

——佚名网友

2002年媒体报道“包二奶”、“三陪”等词语被收进《新华新词语词典》时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面对读者的质疑,国家语委有关负责人张世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词语本身是中性的,是对正面或负面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反映。比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录“妓女”一词,是因为语言中必须要有指代这一特定人群的词语,至于这种现象社会不允许、公众赞不赞成,就不应由词典来表态。关于“鸡”是否该入辞典的争论同理。

“我希望最后到达的境界就是,没有被我恶搞过的人,会觉得挺没面子的,那时候我就是个品牌了。名人见面会彼此问:‘你被恶搞了没?’”

——以原创油画恶搞名人出名的安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这个叫安迪的画家,创建了一个名为“安迪排行榜”的博客,在他的画笔下,易中天与挂起的羊头激昂握手、李宇春和向鼎雌雄同体……安迪开始恶搞的前两年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,直到网络与恶搞相结合时,其影响力开始成倍增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安迪排行榜搬上博客,叫好声和谩骂声一起涌来。对批判,安迪似乎有着极强的抵抗力。现在已有50幅左右恶搞作品的安迪却没有碰见有名人找上门来“交流”,他立誓要将这股恶搞名人之风进行到底。

“懂得自我保护是最好的预防,但据我们观察,除了我们现场的志愿者,今天到现场来听课的,同性恋者基本没有。”

——复旦大学同性恋和艾滋预防课程新学期开讲,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先生专门从香港飞抵上海第一讲。当晚有110多名学生挤在教室里等待着国际知名同性恋研究专家杜聪开讲。但遗憾的是,这次主题讲课先通知了同性恋者们前来听课,但现场几乎没有“主角”前来。据了解,他们多是因为担心身份公开后遭人歧视。

“中药想进入国际市场,除了有自己的标准,还必须考虑符合输出国的标准。如果科学性够,就应该能够接受统一科学的检验。发展方向应该是要求中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。”

——中科院院士、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先生解读“英国中药事件”时说。最近英国药物安全机构检测称,复方芦荟胶囊被发现汞含量超过英国标准11.7万倍,另一种草药何首乌则会引发肝炎,将对部分中药安全性进行持续调查。此事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。各方专家先后做出回应,称国际用单一成分判断中药有毒有害科学,中药出口遭遇国外双重标准困境,但公众对于中药毒性的疑虑并未消除。陈可冀认为国外提出了这些问题,有其合理性,闭着眼睛不承认,是绝对不行的。也不能将这些归咎于中西文化的冲突,因为考察一切药物归根结底是疗效和安全性,目前中医药界应该考虑的应该是药品质量安全可控且有效。随着药物安全性研究工作的深入,中药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可能还会陆续暴露出来,中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将来的发展方向。

观看
3
拍架